

【幕間】

MC：西野為期三天的假期開始了。

雖是這麼說，但下午還是被叫去局裡進行一些行政事務，比方說義體維修申請單甚麼的。而你填好表格時，正好遇到辦公室的下午茶時間。

李嘉綺：「哈囉，西野，我們要叫手搖飲欸，你要不要一起……啊，但是你待會就要走了對吧？」年輕的行政小姐李嘉綺把椅子滑到你身邊說道，一邊對你亮出了手機訂外送的表單畫面。

西野宸揚：「午安～小綺。」不太見外地叫著對方的小名，看著對方靈巧地將椅子滑過來，半開玩笑說著：「看起來工作已經習慣不少了呢～」

「好啊，等一杯手搖的時間還是有的，總不能錯過下午茶時間吧～我想喝和風307，微糖去冰。」看向上頭琳瑯滿目的菜單，接著偏頭問著旁邊的小神壇：「行衍大人要嗎？」

李嘉綺：「好耶！那我幫你訂囉！」李嘉綺歡快地戳著手機，「欸～他可以喝手搖飲嗎？這樣是不是會多一杯啊……」

MC：只見那個簡陋的小神壇上只有一個巴掌大的阿難尊者塑像，跟一個杯子和一個小香爐，上面是燒完的香。旁邊一些看起來已經放頗久的水果供品。

西野宸揚：「我記得行衍大人之前有說過想試試別種『供品』。」可能『實體』還是得看人喝掉，但這跟供上乖乖一樣，是必要的奉獻，雖然不能申請公費：「實體等行衍大人喝完我就帶走吧～反正等會能拿去宿舍的冰箱。」

西野宸揚：語畢插了根香，合掌祭拜，然後沒管傳統的筭杯，掏出跟神話傳說完全不合的LINE：【匠心奶茶加仙草行嗎？】

行衍：『好哇，我想要加奶精的那種。』它立刻回道。

西野宸揚：【沒問題～】然後回了個OK的貼圖。

西野宸揚：「小綺～這邊再加一杯匠心奶茶加仙草，奶精的那種。」不知道是不是擔心喝鮮奶會體脂會變高，是說神明會胖嗎？

行衍：『乾蝦，愛你喲。』然後加了一些很老氣的顏文字。

李嘉綺：「哦哦，好。」在按下訂單前聽到西野這麼說，便又按回去追加了一杯。

「欸欸……是說你看得到他嗎？」李嘉綺神秘兮兮地湊近西野，低聲問道。然後又像是想起甚麼般，張望了一下四周，但顯然她甚麼都看不見。

西野宸揚：「免客氣～」好懷念啊，耆老前輩有時也會試著用這些顏文字，來跟上年輕人的潮流，在那個什麼、即時通？上面。

西野宸揚：「嗯～行衍大人的話，我也看不到呢。」他稍微滑開椅子，讓李嘉綺能看到祭壇：「除非得像阿如大人那樣經年累月修行，被封印束縛，或是憑靈力現形之類比較特殊的狀況才能看見吧。」

「小綺想看嗎？我記得妳不是有點怕鬼？」

李嘉綺：「欸……喔……對、對啊，但看不到卻似乎好像一直都在這裡，讓人感覺挺毛的……？」她緊張兮兮地說道。

西野宸揚：「哈哈，如果我哪天脫離『駕駛艙』，會記得打聲招呼，免得嚇到妳的～」姑且還算裝在義體裡，但偶爾還是得檢查：「這麼說來，小綺為什麼會來第九分局？」

李嘉綺：「脫離駕駛艙？！這樣還回、回的去嗎？我是說……要怎麼塞回去啊？你要是變靈體是不是也會像阿衍那樣不用手機就能傳訊息？」她緊張地比手畫腳著。

「喔～我嗎，其實本來是在其他地區當公務員，後來遇到一些……呃，事件，就突然聽得到另一個世界的聲音，本來想找人處理的，但就有人跟我說要不要來這裡應聘，津貼還比較多，而且離我家比較近……！」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說。看來也是個被錢給匡來的可憐凡人。

西野宸揚：「回得來～放心。」慢一拍想到是不是沒人跟李嘉綺說明這方面，西野指著自己的身體：「我們鬼差是將死去的靈魂裝進義體裡面，藉此來行動或接觸人類。」「怎麼塞……妳有聽過靈魂出竅嗎？人在經歷一些生死交關的瞬間，或是某些特殊狀況下，靈魂會脫離身體，差不多就是類似那樣的狀況吧。」他思索了一下：「但義體本來就是設計來容納靈魂的，所以要進入又更容易。」想起前陣子碰到的『林芳玉』，西野眼神微微黯下，隨即又揚起笑容。「很簡單，像是這樣就行～咻一聲塞回去。」他把原子筆蓋子輕巧地蓋回去：「傳訊息就不行了，那是行衍大人厲害的地方呢～但也不用擔心，小綺不是『聽得到』嗎？」

西野宸揚：「原來是這樣啊。」聽到津貼比較多，不禁讓西野感慨人類活著死後都為差不多的事情繁忙呢，像他也是在為功德汲汲營營：「錢多事少離家近～對吧。」

「事件有解決嗎？」他靠在椅子上，苦笑道：「啊，如果不方便說的話不用勉強，像我也是想不太起來以前的事情了，只是、偶爾還是會有一些不怎麼舒坦的感覺。」

李嘉綺：「原來是這樣啊……那聽起來真是挺方便的？這樣說來你是不是其實也不用睡覺之類的？好像常常看你沒日沒夜地值勤……」她露出憐憫的眼神。

「我是聽得到沒錯，不過只聽得到聲音卻甚麼都看不到那真是恐怖加倍耶～說來一開始我還以為自己是不是得了甚麼思覺失調症，還去看了精神科呢！」

然後她瞳孔往上移，思忖了一會兒。

「嗯～那個事件其實沒甚麼大不了的，就是我去任職的那個大樓，好像曾經是嚴重火災的地點，地下室有非常多的……呃，往生者聚集在那邊，但好像大家都不知道，有一次有個跟父母一起來機構辦事的小朋友跑下去，具體來說被做了甚麼不是很清楚，當時就是我去把他帶上來的。」

「下去的時候就耳鳴非常嚴重，頭暈目眩的，然後聽到很多人在說話，可是地下室甚麼人都沒有……！大概是類似這樣的經驗。」

西野宸揚：「啊哈哈，是啊，雖然為了不要讓人察覺異狀，姑且有生理反應，但沒有生理需求，舉凡吃喝拉撒睡都不是必要的。」西野想起那個掛在大廳匾額：「不要緊啦～那什麼，局裡的宗旨不就是『助人就是助己，每天行善做功德』嗎？」

「加班加久了，就會習慣了喔～」說出模範社畜的發言：「啊，當然人類還是不要這樣比較好啦，聽說肝會爆炸？」

「而且偶爾還是會有像現在這樣的放假的！」

「嗚哇……辛苦了。」感覺是很會讓人懷疑自我的經歷呢，從比較清楚的記憶開始，就已經在『這一側』了，不知道以前是不是有過類似的經驗：「這樣能感覺到嗎？比較冷、之類的？」

「我聽說有些廟宇會替人開關天眼，真不喜歡的話要不要試試？應該能雲山先生，他比較熟悉這方面。」

西野宸揚：「嗚哇……既然會影響到人類，第九分局有派人去處理了吧。」他瞄了眼行衍的通訊視窗，那邊應該都有紀錄，說不定對方會知道：「有造成其他身體不適嗎？我聽說人如果過多接觸到這裡，會變得比較虛弱，要喝什麼十全大補湯之類的。」

西野宸揚：「不過小綺很善良呢～如果沒有妳下去幫他，那個小朋友肯定很害怕。」他笑著繼續說道：「妳可是那孩子的英雄。」

如果這世界上每個人都像李嘉綺這樣的話，或許怨恨和詛咒的連鎖會少許多吧。

李嘉綺：「嘆……做功德，這真的很政治發言欸。」想到先前確實在新聞上看到政治人物有類似發言，李嘉綺忍不住嘆噓一聲笑出來。

「加班是壞文明，可以的話還是不要太常加班吧…！」

「嗯～～我也有想過要不要去請人關掉，可是如果關掉說不定就不能拿到這裡的聘書了！為了涼〈……我是說這份不錯的工作，還是只能咬咬牙撐著了！」你十分確定她剛是想說『涼缺』。

「那次後來我就是大感冒了兩個禮拜，去廟裡給人看，說甚麼我的氣場被靈體給撞破了，不過也沒甚麼大不了的！」

李嘉綺：「但我跟你說喔，那個機構的建築，到現在都沒拆掉，還繼續好好營運著，也就是說那個地下室，可能還很多好兄弟待在那……！」她又神祕兮兮地壓低聲音說道。

MC：此時她的手機突然響了一聲，是外賣的通知，她便急忙離開座位搭電梯上去拿外送了。

西野宸揚：「政治啊～雖然說死人聊這個很奇怪，現在的總統還不錯呢，至少不會每天都只會談豐腴的夢想，卻不願面對骨感的現實。」姑且還算是公務機關，而且新聞也會有事件的線索，西野偶爾還是會看相關的資料：「加班不是最慘的，更慘的是沒有加班加給……」甚至不會有補休，啊，但是功德會增加就是了。

MC：大約過了五分鐘李嘉綺就提著飲料回來了，開始在辦公室發送飲料。

西野宸揚：「喔呼～太好了，那就請多指教啦，希望能多跟小綺多相處久一點。」難得有年輕人進來，西野很樂意跟對方多聊聊，至少不會因為適應不良或其他緣故就早早轉職及退休。

「聽起來挺嚴重的耶……」沒想到對方這樣輕描淡寫地說出來，感覺應該是要好好調養的狀況，但或許就是這份衝勁和樂天，讓李嘉綺能好好在第九分局任職吧。

西野宸揚：「咦……？」本來想追問，卻看到李嘉綺手機震動了下，跟著對方便活力十足地奔去拿外送及分發了，西野便跟著看名單、幫她發配飲料。

李嘉綺：「也還好啦？那就是俗稱『卡到陰』吧？我以為我還滿麻瓜的，沒想到也有被卡到的一天，可能那時候狀態不太好吧，不然就是阿飄的等級太高了！」李嘉綺把你和風307跟匠心奶茶加仙草遞給你，一邊笑道。

「額～說出去可能別人還不信，不過至少在這邊看你們鬼差都還滿賞心悅目的，而且也不用加班，晚上就交給阿衍兄就行了。」

西野宸揚：「看妳現在還算有精神就好，如果有什麼能協助的地方隨時跟我說，但也是～人生就是世事難料吧。」無奈地點頭，不然第九分局也不會有接不完的差事了，那些修行圓滿的人常說凡事皆為因果，但無法參透的凡人還是有說不盡的苦楚。

「前一天熬夜之類的？」聽說體虛好像會影響，所以有人才會推薦吃B群保平安：「高等級的話，分局內部應該會有紀錄。」笑著接過兩杯飲料並道謝，然後把匠心奶茶放到祭壇前面，合掌祭拜。

西野宸揚：「嘛～強是一時的，但帥是一輩子的嘛。」故作姿態地撥了一下頭髮：「為了調查方便，當然不能否認個人喜好，義體大部分都挺好看的。」

「偶爾為了不要引人注目，也是有逆向操作。」

「如果連妳都要加班的話，可能我們這裡已經死一片了……啊，但好像不會死。」是生不如死。

李嘉綺：「……不得不說，真的挺帥的。」李嘉綺很誠實的兩眼發直地盯著西野看，「你去做直播或youtuber甚麼的，搞不好會紅喔！通靈少年甚麼的～！」

西野宸揚：「哈哈～承妳吉言，可惜公務人員不能兼職。」雖然他們算不算公務人員都難說：「如果真紅到被發現，大概在懲罰單上也會跟著紅紅火火了。」

他說笑著朝李嘉綺眨眼，順便替對方拉來椅子，模仿在電視看到的執事作派：「那麼請公主繼續加油了～小的先行告退。」等阿衍那邊也『吃』完，便準備回收奶茶離開。

李嘉綺：「對吼，你們應該有簽甚麼保密協約吧！哈哈……好哦，那你走好！」

西野宸揚：「三天後見啦～」跟對方揮手道別。

李嘉綺：「掰逼～」

MC：你搭電梯上去，離開分局的時候才剛過下午三點。

騎車離開分局到市區去，天也還很亮，你繞去了家附近的菜市場，正值大家前來準備張羅晚餐時才的熱鬧時段。

西野宸揚：休假的空氣感覺特別清新啊～雖然十之八九是錯覺，西野在內心吐槽自己。

前陣子才開始心血來潮鍛鍊廚藝，但因為工作太忙，一直沒什麼機會好好練習，想說趁著這次休假不如繼續。

現在大概就停留知道要先加沙拉油才不會黏底的程度，比較簡單的話……家常菜的滷肉跟炒青菜之類的嗎？

頂著一張精緻的臉龐，西野跟著沒入菜市場的人潮中，他操著流利的台語與小販攀談：「老闆娘～這把青蔥怎麼賣？」

MC：「哎喲帥哥看看喲！一斤六十五塊嘿！現在價格正好～」小販阿姨熱情地吆喝著，大概很少看到你這種年輕帥哥所以大家都多看了幾眼。

西野宸揚：「謝謝～啊，能請問大姐蔬菜要怎麼選比較好嗎？」難得來菜市場，乾脆一起請教這裡的『行家』：「最近想說來學做菜，但不太懂這些。」

MC：那個阿姨聽到後便很熱心地用國語台語參雜的語言跟你講解怎麼觀察菜新不新鮮、做甚麼可以用甚麼菜的哪段之類的。

順便跟你問了是要做多少人份、怎麼買才能作適當的分量、甚麼的。

西野宸揚：「謝謝大姐～」在對方熱情的介紹下，跟著挑了不少蔬菜，雖然只做一人份，但接下來可是有三天休假呢，西野滿足的想著。

如果烹飪有進步到能給人類吃，還不會吐出來的話，說不定還能拿去給阿如和張雲山、林雪恆他們。

MC：你邊走邊看，一路買了許多菜，心滿意足地準備回家。

但此時……你突然感覺耳邊的聲音異樣地遠去——

MC：一股奇妙的壓迫感攀上了你的背脊。

？？？：「——你的氣息……真熟悉啊……」

一個奇怪的聲音在你耳邊若有似無地響起，那就像是被處理得完全失真且扭曲的電子音。

西野宸揚：「……！」聲音如潮水般退去，寂靜籠罩的霎那，西野便間汗毛直豎。明明只是初春，卻感到莫名的寒顫，他握緊手中的環保袋。

理論上不應該回應，對方如果不知道自己能聽到的話便會離去，但這個詭譎的聲音卻讓他感到莫名的熟悉。

對，西野前幾日才剛聽過——在林雪恆的『記憶』中。

想起前輩的臉龐，以及一直尋不得的『執著(祈願)』他斟酌一會，還是開口打招呼：「……您好。」

？？？：「我見過你嗎？我見過你……我沒見過你？但你聞起來好熟悉啊……你的靈魂……呼呼，你是個鬼差……我吃過你嗎？」那個聲音古怪地笑著，用一種令人不適的語氣喋喋不休著，並且若進若遠，彷彿在你身邊逡巡。

「啊，我想到了……是夢裡？還是過去的記憶裡，你擾亂了我的狩獵……哈啊。」

「我記住你了。」

西野宸揚：「……誰知道呢。」他用眼角餘光張望周圍，原本嘈雜的人群和車水馬龍跟著聲音消逝，而自己陷在一片光怪陸離的空間中，朦朧氤氳：「狩獵、為什麼要這樣做？」

在最後一句話響起時，他胸腔突然緊縮，身形不禁搖晃。

好像、在哪裡……『聽』過？

被塵封的遙遠過去中，有『誰』呢喃著。

他咬緊牙關，喚醒神智：「那可、真是榮幸之至。」

？？？：「狩獵需要理由嗎？當然是……為了……吃。人類苦痛的恨意，多甜美呀……嘻嘻……」那個聲音惡劣地笑著。

MC：你想起先前在魂器裡見到的那個東西，確實看上去就是個惡意集合體。也不知道到底是如何能形成這樣的事物——

那股攀著你背脊的壓迫感逐漸強烈，讓你忍不住冷汗直流——那是一種意識上的感受。

西野宸揚：「真是特殊的癖好呢……」他可從不認為憎恨是什麼好事，憎恨只會產生更多的詛咒，如果一直延續下去……會發生什麼事呢？他應該知道的，卻想不起來。西野按著太陽穴，暗自深呼吸，緩解泛起的不適感。

「既然被記住了，以示公平，能請你告訴我你的『大名』嗎？」互相交換名字，某方面來說便是產生『緣』了，雖然有一定風險，但只要循著這條線追查，說不定能林雪恆能找到他的『執著』。

？？？：「我的名字？啊哈……哈哈……我叫做——」

MC：那個聲音說到一半，突然一股刺麻的震動將你的意識拉了回來——眨眼間，你又回到了熙攘的菜市場。

MC：你的手機正在你的口袋裡震動吵鬧著。

西野宸揚：「……咦？」如消失般突然，平凡的日常又回歸到身側，西野呆呆地站在菜市場中間，後方的人似乎在趕時間，有些不耐煩說了借過後便閃身過去。

他抓了抓頭，然後慢了好幾拍才拿出在口袋震動、差點掛斷的手機，看了一眼來電後接起：「喂？您好。」

李嘉綺：「西—西野——」李嘉綺可憐兮兮地聲音從電話另一端傳來，「那個、雖然你已經下班了，但，但能不能麻煩你一件事——」

西野宸揚：我不只下班了，還打算度過美好的休假，但想起好像還有長長額度要累積的功德單，以及大廳的匾額，還有最重要的『新人』壽命。

他把嘆息吞回肚子裡，努力擠出笑意回應：「當然，怎麼了嗎？」

李嘉綺：「我、我家好像鬧鬼了，你能不能來幫忙看一下……！？」

西野宸揚：叫一個鬼去看鬧鬼，但不是吐槽這件事的時候：「沒問題，先深呼吸，沒事的，我馬上過去，另外電話保持通話，妳家在哪裡？」

確認李嘉綺呼吸恢復平穩後，他才接著問道：「能簡述一下狀況嗎？之前去城隍廟求的護身符還帶在身上嗎？」

李嘉綺：李嘉綺先跟你說了地址，然後才開始說明原委。

「就、那個，我最近跟老家處不太好，所以自己搬出來住啦，然後新租的那個套房就，之前東西會不時被移動，晚上有時候會有吵鬧聲，本來還不覺得怎樣，只當是鄰居在吵……」

李嘉綺：「但剛剛我回到家的時候，就一直聽到像是有人在我家走來走去的聲音啊啊啊！」

西野宸揚：回到機車附近，把環保袋掛在前面的拉環上，接著把藍芽耳機戴好，在O狗地圖輸入李嘉綺給的地址開始導航：「瞭解，妳先離開家裡，到附近的便利商店等我。」已經直接進家裡了啊，那感覺不太妙，西野催動油門，在時速內安全飆車。

MC：你花了十幾分鐘很快就到了那個地址，只見李嘉綺穿著跟你不久前看到一樣的裝扮，在便利商店門口惴惴不安地滑著手機，看到你騎車前來，她立刻奔了過去。

李嘉綺：「嗚嗚……抱歉打擾你休假啦，我剛剛聽到怪聲就立刻逃出來了，然後回想了一下種種跡象，覺得應該是鬧鬼……！」

西野宸揚：「久等了。」沒有白馬，只有O陽機車的王子到達：「沒事啦～不然等下平安解決之後，廚房借我做個菜？我最近在學，可是沒人教感覺不太順利。」他提起環保袋，讓李嘉綺看著跟鬼怪無緣的生活氣息，裝滿蔬菜及肉品的袋子。

李嘉綺：「咦、你在學做菜，可是……啊，是你的興趣嗎？好啊，我的廚房沒甚麼在用，不過倒是有廚具組就是了。」李嘉綺領著你搭電梯上樓，一邊說著。

西野宸揚：「對啊，我的夢想是做出彈跳甲魚湯。」開玩笑緩解對方的緊張感，跟著李嘉綺一起搭電梯往上。

MC：建築物本身算有點年紀，不是那種市區常見的專門蓋來出租給外地人的新大樓。不過到了住戶內部卻意外的嶄新，估計是房東重新裝潢過內部。

那是一間有一廳一房還有陽台的套房，裝潢都是木質暖色調，看起來時尚又溫馨。厚重的窗簾遮蔽了外頭的日光，讓室內呈現晦暗的狀態，但還是看得清楚內部格局。

MC：沙發跟衣櫃床鋪都充滿生活的痕跡，只有廚房就如李嘉綺說的十分嶄新。

西野宸揚：這還是第一次拜訪對方的住處，西野有些好奇的張望環境，還算舒適的環境，也充滿日常生活感，讓他放心不少。

宿舍雖然不錯，卻少了點生氣，而其他因為案件拜訪的房屋就更不用說了。

「打擾了。」乖乖等李嘉綺開門，然後在玄關脫鞋子擺正：「那我先進去看一下？等確定沒問題之後，妳再進來……」歪著頭，用眼神詢問裡頭有沒有什麼不方便看，或是還來不及收起的東西。

李嘉綺：「好…好，麻煩你……」李嘉綺躲在西野的背後，抓著他的外套一副很害怕的樣子。

西野宸揚：「沒事的～」跟李嘉綺點頭後，盡量讓自己保持在對方視野範圍內，把環保袋先放在嶄新的廚房流理台上，才放輕腳步往客廳走去：「妳最後聽到腳步聲是哪邊？」

李嘉綺：「在、在落地窗那邊，還有電視那……」

MC：起先，你沒看到甚麼異狀，也沒聽到甚麼聲音，在房內走了一圈甚麼都沒看到。就在你覺得阿飄說不定被你嚇跑的時候，在床邊的茶几突然不知道被甚麼撞了一下，上面的馬克杯應聲落下。

MC：但你卻沒接著聽到馬克杯摔到地上的聲音。

李嘉綺：「……哇！在那！？」

西野宸揚：「瞭解。」本來在想會不會是只在單獨一人才會出現的類型，但隨即察覺到動靜，莫非是看不到的？想起之前在記憶的狀況，西野往馬克杯掉落的方向望去：「咦？」

MC：你看過去的時候，看見一隻小手正在將馬克杯放回茶几上——

西野宸揚：「你好？」他蹲下身，盡量跟對方視線齊平，應該、不是怨靈吧？這麼說凶宅是不是該在出租時告知，不然得賠償？腦中回想著自己用不太到的法律條文。

MC：再仔細看，可以看見一個小黑影躲在桌子下，睜著一雙眼睛看過來。很顯然的，那是一個小孩子，看起來沒甚麼敵意的樣子。

李嘉綺：「甚甚甚甚麼——那邊是不是有甚麼啊——？！」

西野宸揚：「嗯～有是有，但只是個孩子而已，也不是怨靈，不用擔心。」這時候說沒有感覺像在欲蓋彌彰，西野老實交代。

西野宸揚：「午安，打擾了，這裡是你家嗎？」他乾脆地坐下來，掏了掏口袋，變出一顆糖果：「要吃糖果嗎？我是西野，你叫什麼名字？」

李嘉綺：「小孩子？！為、為什麼……」李嘉綺還是怕得要死。

西野宸揚：「嗯～小綺有聽房東說過什麼嗎？」想了想，還是不要把路上本來就有可能隨時撞鬼的這件事告訴有些膽小的女性好了又

MC：那個小孩看你充滿善意，它從茶几後面爬起來，是個男孩子，看起來就是個尋常小孩，大概五、六歲的樣子。

它沒有說話，只是跟你比手畫腳了一番，你突然就接收到了它的意思——它說它在等媽媽，但媽媽好像忘記這件事了。它想跟這個姊姊玩。

李嘉綺：「沒有啊……好像說前住戶是一對母女，也沒發生啥事。如果是凶宅知情不報不是違法嗎？！」

西野宸揚：「這樣啊，有乖乖等著，很了不起呢。」隔空摸了摸男孩的頭：「但姐姐工作有點忙，可能沒辦法陪你玩，還是哥哥帶你去找媽媽？」

MC：那個小孩聞言便開心地點點頭，然後伸手拉住西野的手。

西野宸揚：「嗯～理論上是這樣，但黑心商人好像、挺常見的？」他稍微往後仰，無奈的苦笑：「這個能申請訴訟賠償嗎？」

李嘉綺：「不…不知道……而且，怎麼還有白日撞鬼這種事……！」她兩眼發直地看著西野對著她看不到的東西動作。

MC：但這時候小男孩又拉了拉西野的手，示意他往房間的某個地方去。

西野宸揚：「『他』說只是在等媽媽而已，我帶他回分局，調查看看紀錄。」西野站起身：「嘆？鬼應該沒有輪班制……？而且現在的時間是逢魔時刻，也是、嗯……」看著李嘉綺越來越難看的臉色，不忍再說下去。

牽起男孩的手，西野用假動作把糖果塞進孩子的口袋，免得對方抓不到傷心：「那要好好跟著哥哥，免得又走丟了喔……嗯？那裡有什麼嗎？」

MC：他一直指著廚房上方的那一排櫃子。

李嘉綺：「甚麼甚麼，還有甚麼嗎……？」她緊張地看著你。

西野宸揚：「『他』說那裡有什麼的樣子。」緩緩牽著男孩朝廚房前進，稍微繞過李嘉綺，免得對方撞到，然後墊起腳尖打開櫃子。

MC：你打開櫃子，裡面就是一些杯盤瓶罐調味料甚麼的。看起來頗為平常。

——除了角落的一個平平無奇的灰色陶罐，好像不是那麼尋常，你仔細想想，覺得那該不會就是骨灰罐吧？！

西野宸揚：「……？」小心地避開杯盤和調味料，但因為放得太深處，他只得先放開男孩的手，用雙手把陶罐捧出來。

MC：那個陶罐是手掌能剛好握住的大小……確實挺像能裝下孩童的骨灰罐的。

李嘉綺：「這是？」她兩眼瞪大地看著那個罐子，臉上就彷彿寫著『天啊我沒看過這東西』。

西野宸揚：「……呃，妳真的想知道？」好像有一句話，有些事不知道比較好。

李嘉綺：「……我覺得好像不要知道比較好。」她雖然這麼說著，但是神情像是隱約知道了甚麼。

西野宸揚：「那……我先送這孩子回去，食材就麻煩小綺了？」不戳破是他最後的溫柔，西野笑著回應。

李嘉綺：「喔、喔，好啊，要先幫你處理嗎？你想做甚麼料理？」李嘉綺也跟著勉強地笑著，試圖轉移注意力，否則細想這件荒謬的事情可能會崩潰。

西野宸揚：「嘅？可能的話先麻煩你了，不處理的話先冰起來？我也不太清楚該怎麼保存，菜市場的大姐是說……」真的沒問題嗎？但至少廚房有放調味料，表示李嘉綺應該多少還是會一些的吧，應該。

他回想一下菜市場老闆娘的指導，現學現賣地跟對方解釋：「可能簡單做個滷肉跟炒青菜，剩下看妳想吃什麼吧～我去去就回，如果要處理比較久的話再LINE妳。」

李嘉綺：「好啊，那你路上小心喔！你喜歡吃辣的嗎？我有老家那拿來的辣椒醬……！」

西野宸揚：「喔喔～東O嗎？好啊。」開心的回應，O中在地的小吃點少了那罐可就不道地了，搞不會會收到一星差評：「不算愛吃，但偶爾加點當提味還不錯。」

MC：你暫別了這個心有點過大的年輕女子，帶著小孩鬼魂回到分局的時候已經是過六點的下班時間了。不過局裡還是有三三兩兩的人在做不知道甚麼事。

西野宸揚：牽著男孩的手，來到辦公室，請教這裡最萬能的行衍能不能調閱靈魂紀錄：【行衍大人，不好意思，這孩子好像迷錄了，不知道能不能找到相關的資料。】

行衍：『我看看喔。你怎麼休個假都會撿到孩子啊。』

西野宸揚：【至少不是生個孩子，還行吧。】撿到好像還算在合理範圍內，可能是『緣』吧，西野摸了摸男孩的頭，安撫對方待在陌生環境的不安感：【麻煩您了，謝謝。】

行衍：『現在科技應該沒有辦法讓你生孩子吧……喔，我問到了，這個孩子叫黃偉成，已經過身很久了。他媽媽不久前也走了，只剩一個姊姊在世，你是在哪撿到的啊？』

西野宸揚：【誰知道呢，如果生出來，不知道能不能幫我分攤一些工作……】異想天開地說著：【在『同事』家裡找到的，他陽壽到了嗎？這樣是不是直接送城隍那邊，就能跟母親重逢了？】

西野宸揚：「原來是叫偉成啊，這麼長一段時間都乖乖等著很棒喔。」西野拿起一顆糖果，付了一些靈氣進去，放在孩子面前當供品，實體不太可能拿起來，但裡頭的靈氣應該行。

行衍：『我覺得你可以跟技術部提議看看，如果可以，他們應該會很開心。』行衍居然跟你一起講幹話。

『他的陽壽應該早就到了，但不知道為甚麼沒去投胎？說不定是媽媽做了甚麼。直接送去投胎也可以？』

MC：小孩接過你遞來的糖果（的靈體），你感覺到一股喜悅的意念傳了過來，『謝謝……謝謝你。』像是在這樣說著。

西野宸揚：【等我有空，會寫一份企劃書提案的。】言下之意，可能沒這機會了。

【這樣啊……】感覺男孩應該不知道，那麼或許也是好事：【謝謝您，行衍大人。】

西野宸揚：「不客氣，偉成你想去找媽媽，還是找姐姐？」他思索了一會，決定還是直接問男孩，不然有什麼遺願未了，又多一個同事不知道算不算好事：「還是、有其他想做的事嗎？」

行衍：『快送去投胎吧，放再久又沒人供奉，會變成厲鬼也說不定。』

西野宸揚：【是這樣沒錯……但他都在家乖乖等這麼久了，直接送去有些、】手指摩挲著鍵盤，好半晌沒打出文字：【不太好的感覺。】

MC：『媽媽……想找媽媽。』他這麼表示著。你感覺這個小孩靈十分單純，沒有甚麼恐懼痛苦存在，應該是因病過世，但由於媽媽過於思念才滯留在人間。

不過此時聽說它的媽媽也已經不在世上了，或許的確沒甚麼繼續待著的理由。

行衍：『那不然抓來當鬼差怎麼樣？不過執念不夠深，怕是當不成。』這個沒心沒肺的無名神這麼回道。

西野宸揚：「我知道了，那哥哥帶你去找媽媽。」西野把男孩從椅子上抱下來，再次牽起對方的手。

『思念』嗎？所謂的祝福，有時也會成為詛咒，而思念也可能會成為枷鎖。
人類的執著，本身就是一體兩面的事物。

西野宸揚：【能好好投胎的話，還是別來吧。】不記得自己究竟為何渴望了，但那難耐的執著確實正牽動著西野：【行善做功德在陽間也是能做的。】

行衍：『也是喇，把因果導回正軌是可以積陰德的哈，你快去吧。』

西野宸揚：【嗯，謝謝行衍大人，下次飲料會再給您蜜漬白玉丸加料當感謝的。】既然喜歡仙草蜜，應該喜歡吃配料，那把配料升等做成豪華版吧。

MC：送去投胎的流程其實跟去病院掛號很類似，填個表格然後送去等待房，之後的就是你不需要知道的事了。

不過處理這方面的都不是陽間的行政人員，所以也不是隨便的人都可以來跑流程，但你是個鬼差，倒沒這方面的障礙。

你將這個名叫黃偉成的小孩送去給陰官接收，並且象徵性地寫了一張申請單，很快就完成了這個流程。

西野宸揚：處理完制式的程序，跟黃偉成揮了揮手，目送對方往另一段人生踏出步伐。
『死亡不是失去了生命，只是走出了時間。』在第九分局的人們生活中，死亡並非什麼少見的事情，更並非結束。

通往黃泉的路程煙霧瀰漫，門扉慢慢再次闔上，生與死的界線再次變得更加分明。
而對於鬼差更是如此，他們的生命（執著）在死亡後，再次展開。
這麼說……那個『林芳玉』跟████████是否也是如此呢？

西野恍惚之間想著，然後閉上眼簾，再次轉身準備回到李嘉綺的公寓一起做料理。
沒錯，這裡不是終點，還必須繼續『活著』呢。

MC：雖然在路上幫助孤魂野鬼確實能積陰德，但珍貴的休假也拿來打積分總覺得太不划算了！
幸好，接下來還有兩天休假，這下總該能好好休息了吧。

====【西野·幕間】結束=====

MC : 阿如因為完成任務，所以得到了幾天的放風權力，可是沒人帶你出去的話還是只能待在管理所裡。

此時你跟你的隔壁獄友正在澡堂的池子裡把自己泡成一坨皺皺的肉。
但大概因為你的獄友是條炎龍，你覺得水溫似乎一直在逐漸上升……

炎景：雖說是炎龍吧，但炎景平常看起來就只是條比較肥的蛇罷了。

「好無聊……窩豪想出去………」那條紅彤彤的肥蛇正在池裡肚子向上翻臥著，一邊吐出泡泡。

阿如：「阿~嘶...」阿如正享受著攤成一團肉的愉悅。
看著池子外，刷著流金溢彩毛皮的忙活著小混沌軍勢們，慵懶的隨口回了句：「偶也是~前陣子才出去過，偶也好想再出去~」

炎景：「喔喔，你前幾天被叫出去是做甚麼啊？真好～都有鬼差可以帶你出去。」

阿如：「唉，沒辦法，誰叫我腕大還懂"人"情世故。」邊老王賣瓜，阿如就將之前去一線天發生的事情都說了個遍，阿如是個擅長說故事的好手，當然其中免不了各種加油添醋。

炎景：「哪尼，為啥有蛇妖可以在外面快活啊！他是誰？！」結果炎景聽完只在意這個。

阿如：「記得是什麼手下敗將，名字叫啥來著。我想想...」阿如邊說，手指勾了勾，一隻當初趴在白蛇妖身上的小混沌就到自己面前，阿如一張嘴，小混沌身體抖成了篩康子，但還是乖乖地跳進阿如的嘴裡。

「恩……」阿如咀嚼了一下，再將小混沌吐給了炎景：「阿，好像是叫啥白晏來著，一隻白蛇妖，你自己嘗嘗，不要給我弄壞了。」

炎景：「白宴…蛇……總覺得，有點熟悉啊……」炎庭把尾巴伸過去，捲起小渾沌就往嘴裡塞，像吃糖般地在嘴裡含了一陣子。

「嗯嗯……嗯！呸！」它突然很激動地把小混沌吐出來，「草，我想起來了，是那個臭女人！她也是老子的手下敗將！」

炎景氣嘆嘆地拱起身軀，但他只是一條肥蛇的樣貌，看起來一點威懾力都沒有。

阿如：「阿？也你手下敗將了？說說」阿如一手接住小混沌，按在池子裡洗刷一下，嘖嘖，這龍口水真髒，都黏呼呼踢踢的。偶爾還有局裡的要來採，說什麼龍涎…人類金變態。

炎景：「嗯就……以前的事啊。以前老子還是一方之霸的時候，那小妮子還得來跪求老子庇佑哩。」炎景囂張地揚起他的下巴說道。

阿如：「哈\哈\~」阿如故意眼神由上而下掃視，一臉揶揄：「你？一方之霸？你們那個世代的實力真的是不太行阿~」

炎景：「屁啦！你才不行勒！」炎景不服氣地在水裡竄動，池子一時之間水氣蒸騰得更盛……要是現在進去說不定會三分熟。

「會被抓進來的誰沒風光過啊？不夠強的早在那時候被打死了好嘛！」

MC：他說的『那時候』是一百多年前，在對岸會發生的重大天災，其實正是一群大妖嚴重的鬥爭造成的。而當時天庭派下了一眾星官前來平亂，許多修為高深的大妖都在當時被收了。

現在還能還活下來甚至混到台灣的，不是有幾分本事就是膝蓋很軟吧。

阿如：「別激動別激動，你看把我那群小混沌嚇得……等等就讓他們下水做餛飩了。ㄟ不是，你說。是不是我們這些大妖、一方之霸（笑氣）就該活該被關。那些小咖就可以逍遙自在？」

炎景：「老子就是做人坦蕩蕩才被關啦！那個妮子當時假意裝作屈服，後來背後捅我一刀，就是那種陰險的性子才能在外面逍遙吧？」炎景鼻子噴了一口氣，然後又翻肚飄在池子上。看起來確實是很坦蕩蕩。

阿如：阿如跳到炎景的肚皮上，靠著高溫做桑拿：「怎麼說來著，『君子坦肚肚，小人鱉兮兮』嘖嘖，下次我再出去，看到他在幫你問候問候他。」

炎景：「齁，我真想親自出去扁她。」他雖然這麼說著，但今非昔比，真正遇上時是誰扁誰還未可知。

「不過說真的，要是肯跪的話應該也可以恢復自由之身吧，阿如你沒想過嗎？」

阿如：「跪是不可能跪的，這輩子都不可能跪的」阿如模仿著之前看某影片打工人的語氣，翻身仰躺，接過小渾沌丟過來的毛皮蓋在頭上：「我腿腳不利索，跪不下去，你這一方之霸呢？」

炎景：「老子可是龍，要是跪得下去，現在還會在這裡嗎？哈哈哈哈！」炎景大笑道，他中氣十足的笑聲在澡堂中迴盪著。

「但雖是這麼說，我們之中還是有些可恥的人給跪了，所以現在變成管我們的人咯～」他譏笑道。

阿如：「沒辦法～他們更懂人情世故咪。隨便啦～那些長腦子的事情我們才懶得理。」阿如軟綿綿的手一捶摟在炎景肚子上面，肚皮動來動去的，差點被迫滑下水了。

「不過如果你想要出去溜搭，我倒不是不能幫你美言幾句。」

炎景：「才不是咧！就是比較惜命，拋棄了尊嚴而已啦。嘿對，我就是在說那個姓蘇的。」炎景不以為然道。

他說的就是你們時常會接觸到的一個異管局的業務員，感覺起來像個普通人，有時候卻會透露出若有似無的妖氣。炎景一直覺得他很可疑，好像也是條龍，但不管你們怎麼說他本人都拒不承認。

「好啊，那你幫幫我吧兄弟！不過……為什麼你的美言就會被採納，我們難道不是平等的嗎！」

阿如：「我們這群不怕死的就被打殘封印了。唉，你不要以為他過得很爽我跟你說，人家老蘇也有自己的煩惱。知不知道007不是特務的那個，是說每天上班時間早上0點到晚上0點，每周上班7天。哈，他憔悴像隻無毛猴子似的，值得嗎？就為了那點破命。」阿如同仇敵愾貌。

「妖生來不平等。我品行良好做事端正樂善好施又懂得體恤下屬。你呢？也不想想上次出去搞了些什麼鳥事。」

炎景：「齁～我告訴你，我就不信他私下沒在謀劃甚麼，搞不好就在籌謀著造反，到時候衰小的就是我們這些！」

「我上次……額，就燒了幾個房子而已也沒啥吧，還不都是他們滅火不及時，要帶我出去不是就得有這種準備嘛！」炎景口無遮攔地大聲說道。

MC：這時候澡堂的門嗶一聲被打了開來。

蘇蘭渚：「你們回去的時間到了。」男子的鏡片在蒸騰的水霧中反白著，「還有那個姓炎的，你要說人壞話還不知道偷偷來嗎？」

炎景：「……哇幹！」炎景一個激靈就翻過了身，把阿如一起拉進水裡。

阿如：「噴噴，你曹操喔。我跟你說，最近曹操梗很多喔。下來不？很舒服咕嚕咕嚕!!!」阿如正一臉嘲諷，就被淹入水中。

蘇蘭渚：「甚麼曹操？」衣裝整齊的公務員顯然沒有要踏進澡堂的意思，就只是在門口站著。

炎景：「靠北喔！我可沒做啥虧心事，才不需要偷偷來勒。」炎景悻悻然地從水裡爬出，罵罵咧咧道。

阿如：「不是，炎景你這條...」阿如同樣也爬出水面，用盡力氣摟出綿綿拳，也同樣罵罵咧咧。

「你看，都忙到沒時間知道什麼是曹操梗了。噴噴，走摟走摟，關監去摟～」

蘇蘭渚：「是喔？沒做虧心事怎麼反應那麼大。」公務員翻了個白眼。等著你們都收拾好後才關上澡堂的門，領著你們回自己的牢房。

阿如：「ㄟ～我說老蘇，我這次出勤的報告你看到了沒。我們剛剛才聊到遇到那個髒兮兮白什麼？」阿如一手又將那瑟瑟發抖的小混沌丟給了蘇蘭渚。

蘇蘭渚：「我看了。」他回頭看了一眼，差點要直接閃過阿如丟過來的東西。

「……給我這個幹嘛？」他用兩隻手指捏起那隻小混沌，鏡片後的眼睛睜了起來，一副很想立刻丟掉的樣子。

阿如：「你看看有沒有遇過認不認識。巧了不，我跟炎肥都幹過他。他怎就這麼爽還在外面逍遙。」

蘇蘭渚：「不認識。這個蛇妖沒被收容過，我怎麼會認識？」他盯著瑟瑟發抖的小混沌看了一下，說道。然後就丟回去給阿如。

炎景：「你再裝啊～再裝啊～」炎景在旁邊大聲噓道。

阿如：「你看把我家孩子嚇得，他可還是孩子啊～」阿如一臉安撫瑟瑟發抖的小混沌，一點都沒有其實自己才是始作俑者貌。

蘇蘭渚：「……那上面有龍口水沒洗乾淨。」

阿如：「什麼！？還殘留著？我剛剛洗了很久耶。炎肥就叫你少吃點那些垃圾食品。你看，你那個什麼…酸鹹不平衡，分泌物黏很多耶。」阿如一臉嫌棄的將小渾沌丟入自己的渾沌空間內。

炎景：「三小啦！才不是我！」炎景睜眼說瞎話。「啊所以咧，姓蘇的你真的沒見過？那麼大個妖欸，你異管局在幹甚麼吃的啊！」

蘇蘭渚：「……」對於這個質問，他選擇不回答，只是用腳把炎景勾起來扔進牢房關上。

然後打開隔壁的那間讓阿如自行進去。

炎景：「靠！人形了不起喔！用腳也太失禮了吧！」炎景在隔壁鬼叫著。

阿如：「嘿咻～」阿如舒舒服服地躺在了沙發上，拿起平板就逼波逼波的玩了起來。
「老蘇，有麻煩困擾，記得吱一聲，你如爺照你。」

阿如：聽到炎景這樣靠邀，阿如笑了笑。

是阿，有人形就是好玩。想當年自己的好兄弟就仗著會人形，到處到人類的鎮上去玩。還揪自己到處惡作劇。痛快。

那傢伙每次人形，都走那種什麼女性路線？

『身姿柔柳，迎風也迎雨，快雪也剪春，這身版，才好玩～』
嘖嘖，放到現在就叫偽娘了吧。兄弟，現在世道這好玩低。

阿如用腳翻玩著流光溢彩，繼續有一搭沒一搭的操弄著平板。

蘇蘭渚：「嗯。有大妖在外面作亂挺令人頭痛的，本來明明不是異管局的業務……」公務員低聲嘆道，一邊按著門禁系統的介面按鈕。

MC：但他不知道按到甚麼，系統突然發出一聲尖銳的警告音，刷一下把門關了起來，而他還沒出去外面。

蘇蘭渚：他又戳了幾下按紐，大門紋風不動。

「.....」他站在牢裡與阿如面面相覷。

MC：你想起來，這好像不是第一次發生這種事.....這傢伙是局裡知名的奶油手啊！電子用品常常被他碰到都會莫名壞掉！

阿如：「哈哈哈哈哈哈...」阿如笑的沒心沒肺，差點岔氣。

「炎肥你快來看又有人被關起來了。嗯？我怎說了又？」

炎景：「欸幹～真的假都啊！哈哈哈哈哈哈.....」炎景在隔壁毫不留情地大聲笑道，「聽說這叫做甚麼，奶油手～？這個得治嗎？哈哈哈哈！」

阿如：「唉，一時半刻是沒人會來的。來，我有對戰遊戲。玩不？」阿如好客道。

蘇蘭渚：「.....」蘇蘭渚扶了一下額頭，伸手探了探口袋，卻甚麼都沒拿出來，他攤開手，用肢體表達了崩潰。

炎景：「你要確定欸！他把你的平板也消滅怎麼辦～」炎景揶揄的聲音從隔壁傳來。

阿如：「喔幹對喔，奶油手一碰，寸草不留。」阿如趕緊將平板縮回來。

蘇蘭渚：「甚麼奶油手，是這些電器太不堪用了！」他低聲抱怨道。

阿如：「喔對對對，電器不堪用。」阿如敷衍道：「來來來，老蘇你坐阿。我給你泡茶去。哎呀～我房間，好久沒來客人摟～茶罐子在哪來著？」

蘇蘭渚：「.....唉。」事到如今他也只能認命地找地方坐下。

「看你們每天都沉迷在那些方格子裡，那個東西那麼好玩嗎？」

阿如：「沒辦法～誰叫我們不像某妖一樣，沒自由咪。只能在那個浩瀚的另一個世界裡面尋求自由～」

阿如拿出備用的平板，簡單的設定了一下，遞給了蘇蘭渚：「試試？你說的，設備老舊壞掉了，上頭肯定不能怪你的～快趁機忙裡偷閒一下～」

蘇蘭渚：蘇蘭渚默默接過那個平板，點開遊戲，看起來很認真地玩了一下，但接連冒出的都是game over的音效。

「.....這算是自由嗎？」他的表情看起來像是想把那個平板折斷，譴責般地把死局畫面亮給你看。

阿如：「自己的選擇摟。你看那條炎肥。」阿如搶過機子，帥氣地教學蘇蘭渚該如何遊玩。

阿如：「你看，就這樣...在這樣~每一次的決策跟操作就決定了接下來的狀況，注意這邊，嘿嘿~閃過哩看到沒。雖然不好好判斷跟做決策就會導致這樣的下場。但有時候就會想...莽一波。」阿如邊玩遊戲邊說，也不知在說遊戲還是再說他們這些妖異們各自不同的理念與處理。

「嘛~結果就是這樣，也沒啥好埋怨的。反正還活著，能體驗新事物不就好哩。還有機會得到當年那件事情的蹤跡。」

蘇蘭渚：「看起來就跟下棋差不多嘛，不過就是看起來比較漂亮而已。」他看著阿如精彩的操作，一邊說道。電子遊戲的炫光不斷地從他的鏡片上閃過。

「……屈服於人類的科技力之下好像也沒什麼值得高興的。」最後他低聲說道。

阿如：「嘿嘿我可沒屈服，我只是在觀察研究理解而已～人類最喜歡『創造』事物。哈，總是造出些自己也駕馭不了的事物，然後就是封神、降妖、立牌坊、慰藉等等去做各種彌補。但也就是如此，他們才能厚顏無恥的踩在前人的屍體上前進，一步步把我們給吞了。這也是他們的強大。」

蘇蘭渚：「是嗎。」他的視線往上移，就像在看向遙遠的不知道何處，「聽起來是臉皮夠厚才會獲得最後的勝利。也是，就像那個蛇妖……」

阿如：「他們人類有個好聽的名詞，叫什麼…痾 忍辱負重？阿」

阿如賊嘻嘻的看向蘇蘭渚：「裝～你在裝，果然認識那條白蛇妖。」

蘇蘭渚：「……我才沒，」他哽了一下，「我是看了你寫的報告。那白蛇能長那麼大一定有幾百年修為吧，居然都沒被發現。」

阿如：「黑丟，他還會隱形。就擅長這些坑蒙拐騙的，難怪實力不怎樣，連炎肥都可以打趴他。」

蘇蘭渚：聽到你說炎肥都能打敗她，他忍不住嗤笑了一聲，「不如說，一條蛟龍還打不贏蛇精，那真該去自殺。」

炎景：「幹！我聽得到欸！你們是在哭喔！」隔壁的炎肥立刻抗議道。

阿如：「有種你過來啊～」阿如幫忙搗風點火。

西野宸揚：「阿如大人，你上次說要吃的綠豆糕……」提著一袋某知名糕餅店禮盒進來的西野，剛靠近牢房，就發現裡頭似乎不只熟悉的身影。

啊，不，說熟悉也挺熟悉的，但他可不知道監獄什麼時候改成雙人房了，還是現在正舉辦什麼異管局敦親睦鄰大會：「……打擾了，我這就告退？」

阿如：「挖～老蘇，快樂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又到時間說掰掰。你的休息時間結束惹。」阿如抹著那根本不存在的眼淚。

蘇蘭渚：「…等等，別走，麻煩你幫我找人來開門。」蘇蘭渚立刻站了起來，阻止西野告退。

西野宸揚：「蘇前輩，請問你是被鎖住，還是……」盯著一會兒，判斷對方的認真程度，他來異管局時，印象中蘇蘭渚辦事還挺牢靠的啊：「有什麼、呃，活動嗎？」

蘇蘭渚：「沒甚麼，就只是門鎖故障了。這些設備常常不牢靠。」他若無其事地說道。

炎景：「他是奶油手啦！奶～油～手～千萬不要讓你的3C用品靠近他！」炎景在隔壁用昭告天下的音量高聲叫道。

西野宸揚：「這樣啊……？」他還是頭一遭碰到，歪了歪頭：「我明白了，還請稍待片刻。」

「阿如大人，綠豆糕。」從牢房門底下的小窗戶遞進去：「我去叫人，你們先吃吧。」

阿如：「就老蘇他奶油手…齁，等等！老蘇，你這我…平板的觸控怪怪的!!小西野你看!!!老蘇你賠給我~~~嚶嚶嚶」

西野宸揚：「……」一時之間不知道該幫忙宣導，還是該當作非禮勿聽，嗯，後者，肯定是後者，好歹工作年資要到二位數了，這基本職場禮儀他還懂，西野忍住微微抽動的嘴角：「咳，明、明白了，我會再去跟上級申請。」

蘇蘭渚：「那才不是我做的……算了，反正你的申請也是要經過我批准。你明明還有一台新的，你要兩台平板幹嘛？」蘇蘭渚冷酷地說。

西野宸揚：西野遞完綠豆糕之後，便離開去找職員申請鑰匙，之後要記得跟小綺宣導一下。即使賺功德，要燒的話燒紙錢就好，薪水再高都不是拿來燒的。

阿如：「不一樣不一樣~這台已經是去年款的了。我要一台今年款的~」

計謀得逞，差點沒奸笑出聲的阿如拿起綠豆糕就吃了起來：「阿，3Q小西野。好吃好吃」

蘇蘭渚：「啊？今年跟去年的有甚麼差？」他一臉不信。

顯然這個人連手機都沒有習慣帶在身上，對3C可說是一無所知。

MC：異管局的職員聽到西野說牢房的門鎖壞掉時還十分震驚，但聽到說明狀況後表情逐漸變得微妙。

「喔……好，我聯絡工程師來看看。」職員說著就播出電話。

西野宸揚：看著職員的臉色變化，似乎不是第一次了，看來炎景和阿如所說的『奶油手』有一定可信度啊。

「麻煩您了，謝謝。」面色不變，依然保持禮貌的笑容回應。

MC：大概兩個小時後，才終於來人修好阿如牢房的門鎖系統，把蘇蘭渚放了出來。

蘇蘭渚：「辛苦了。你們要不要考慮把系統操作設計得更簡單一點。」他若無其事地拍拍衣服，並無視隔壁牢房傳來不斷的訕笑聲。

阿如：「掰掰～老蘇，有空常來坐坐～」阿如好客的揮揮手，放走了剛剛被科普了各個世代平板的蘇蘭渚。在科技這塊，阿如可是自豪的年輕妖呢～。

蘇蘭渚：「嗯嗯。對了，要是那蛇妖的案子還有後續發展大概也是會由你來處理。」他丟下這句話，就快步離開了。

阿如：「喔喔，好啊。聽到沒，炎肥，我又可以出去治公哩。羨不羨慕～啊哈。」

炎景：「嗚嗚嗚……好八，你替我多揍幾下那條北爛蛇。」

阿如：「哎呀別難過。你乖點，到時候案子來時積極點，說點知道他詳細底子什麼的。說不定你還有可能可以來支援，這樣就可以出去溜搭了～對不。」阿如一點都沒有負擔的畫著大餅。

炎景：「嗯……那啥，我是知道啦，但……哎唷，我不知道啦。」炎景語焉不詳地說道。

聽起來就是他可能跟蛇妖有甚麼說不清道不明的關係，說出來可能很丟臉。他想要裝死。

阿如：「唉唷～有內情齁。唉唷唷唷～」阿如一如既往地逗弄著獄友，期待著下次的治公放風。

MC：你們就這樣隔空吵著嘴，然後各自歇下。

雖然牢獄的生活一點都不快樂，但比起隨時在外面奔波的人，至少你們可以想躺平就躺平。

而距離下一次能被人帶出去放風可能也不是那麼遙遠的事。

=====【幕間·阿如】結束=====

MC：從武界回來的隔兩天下午，張天峰看張雲山好像沒甚麼事，便拉著他去找自己的老同學阿妙泡茶聊天。

你對這阿妙不是太熟，只知道他是退休公務員、平常有管一間小廟，然後非常愛喝酒——你覺得要不是現在是大白天，他們就會是要開酒趴。

張天峰：「雲山啊，你再跟我說一下你去那個啥……一線天唷？發生了甚麼事吧。」走在路上時張天峰這麼問道。

張雲山：「嗯……簡單來說恒兄帶我們過去搜查，在森林裡找到一些疑點、我們改往溪邊探查時，恒兄跟西野就被吸魂陣咻的吸走了。」說的時候左手指還在空中比劃了一下。

「阿如要救他們結果也還是咻地進去了。」手指又比了回來。

張雲山：「我沒進去、所以把他們拖到岸上放在結界裡，用阿如的毛遠端溝通……沒想到出現了一位我沒啥印象的鬼差，他稱自己叫"林芳玉"。」

看了一眼老爸「你應該認識她吧？但從真身的蛇妖看來應該是被奪走了義體，牠最後被突然跑出來的土地公一箭射進鬼門裡了。」小小的嘆了一口氣。

就差那麼一點點實屬可惜，雖然那時候自己也已經處於疲累狀態。

張天峰：「蝦？林芳玉？林阿姐是很元老級的鬼差啊，前陣子才功德圓滿送去投胎的，這也太夭壽。」張天峰邊聽你說邊頻頻點頭，聽到這裡他眉頭皺了起來。

「有妖怪在作亂也不是啥罕見的事，以前也有人被搶過義體……通常妖怪或魔神仔勾人都是為了吸收精氣或者有些只是好玩，但是它拉人去鬼門那邊是要幹甚麼，真奇怪，」

張雲山：「……確實沒能得知，但始作俑者應該是那隻蛇妖沒錯，甚至可以說那個吸魂陣就是為我們一行人而設的。」吸了一口出發前買的手搖，Q軟的黑糖裸飲還是一樣好喝。

「鬼門附近看起來也不太穩定，如果你有空看要不要抓幾個師兄師姐去踏青一下。」

張天峰：「嗯……你那時候給我看的陣法，看起來若是要下套的話，應該是針對鬼差吧，搞些事情讓我們主動派鬼差去調查。」張天峰搓著下巴的雜毛沉思著。

「是該要去看一看，不然過幾個月鬼門要開了不知道會出啥岔子。那你跟那個蛇妖打有怎樣沒有？看你前天回來時精神不太好的樣子，現在捏？」

張雲山：「不知道恆兄後來有沒有怎樣，西野看起來滿擔心他的，感覺他們在裡面應該遇到了不小的事。」心想著下次去局裡再繞去看看恆兄好了。

「我直接被蛇妖撞欸，雖然現在是有好點了、但當下感覺體內的炁被沖走了不少，可能我這幾天還是需要找個時間補一下……或是你叫局裡放我一個月假也行。」

思考著要去哪個地點的靈脈補比較方便快速，不然照這出勤速度大概要花上一個多月才能把炁養回來。

張天峰：「哎唷喂，可以啦，你要是沒空就不要接他們的案。但你要不要去山上閉關修練一下啊？學校那邊能請假嗎？」

張雲山：「學校當然是沒辦法請長假啊，我還暫時沒有延畢的打算，閉關只能在寒暑假的時候，但暑假你也知道局裡事情特別多。」又吸了一口飲料。

「你若要幫我去局裡出差我是不介意，局裡大家也滿想你多去走走，但當初喊說要退休養老的可是你喔。」

張天峰：「嗨～唷～」張天峰仰天長嘆。

「我年紀大了不適合再賣命了啦。是不是該來培養些徒弟去賣命咧……」然後說出慣老闆一般的發言。

張雲山：「呵、這個年代你收的到比我小的徒弟算我輸你。」想想那些毛一樣多的規矩，還有繁複厚實的符籙典籍，若不是跟自己同樣從小接觸誰會想來拜師呢。

張天峰：「……也是喔。」張天峰一掌拍在額頭上表示困擾。

「那……多抓點鬼或妖來當鬼差……」越走越歪了。

張雲山：「你可以跟局長提議啊，不是應該還有不少魂等著審理嗎？

雖然不知道拿黑令旗的那些魂願不願意來打工就是了。」

如果能增加鬼差也是好事，這樣自己放到假的機率應該也能提高。

張天峰：「喔，我想想，老馮最近真的很忙耶。不對，他好像沒啥時不忙的……唉。」張天峰又長嘆了一聲。

MC：談話間你們也走到了阿妙家，只見一個穿著居家服的中年男子把你們迎了進去，來到熟悉的茶几前開始閒話家常。

你不常參與這些老頭子的聚會，你大概知道他們聚在一起其實跟年輕人沒太大差別，就是聊一堆亂七八糟的事，吐槽時事或話題當年勇甚麼的。

MC：張天峰大概知道你不想加入茶局，就也沒招呼著你進去了。

你現在站在阿妙家的客廳裡。

這地方你來過幾次，就是雜物眾多但還算整齊的客廳。除了基本的木製家具外，還有個神壇。

一切都跟上一次來的時候看到的差不多，除了——

MC：你發現客廳的角落擺了一組貔貅，前面放著一個裝水的小碟子。

明明看上去很尋常，卻莫名地吸引你的注意。

張雲山：忍不住好奇的走到那對貔貅面前，彎下腰仔細端詳著。

「……」雖然隨便觸摸他人家供的瑞獸不太好，但還是沒忍住用路上摸貓的方式順了順兩隻瑞獸像的額頭。

MC：你摸下去頓時感覺到一股奇異的觸感從指間流進來……這裡面，有東西！

可是冷冷刺刺的，一點都不像瑞獸該有的那種氣感。

張雲山：「嘶…！」發現不對勁便立刻就縮回了手指。

『是沒供好被野鬼入魂了嗎？還是……但阿妙叔應該不是糊塗人，晚點再看情況跟老爸說一聲。』身體挪開遠離那對貔貅，開始在附近搜著有沒有其他不對勁的東西。

MC：這時候你聽到阿伯們在後面聊天的聲音，阿妙正好在說他在外地工作的女兒說甚麼在工作的地方遇到鬧鬼的事，但他可一點都無法同理……對哦，你想起來阿妙是個完全沒有靈感的人，雖然明明是廟公。

你看著那組貔貅，跟周邊的物品，都沒感覺到有甚麼特別不對勁。

但你覺得你的猜測是對的，這個貔貅沒有好好地請來瑞獸寄宿在上面，卻又有在供奉，自然就會有想吃白食的甚麼東西入住了吧。

張雲山：「看來應該就是那樣了吧。」

但是動別人東西前還是要徵得人家同意，回頭便往兩老的方向走去。

「歹勢、阿妙叔借問一下裡面那對貔貅，是你請回來的還是別人送給你的啊？」

阿妙：「喔，那個是別的房客留下來的啦，我想說好像也不好處理掉就拿回來放著。怎麼了，你喜歡嗎？」阿妙一邊泡茶一邊說道。

張雲山：「是不錯看，可惜裡面住了不乾淨的東西，繼續供養下去你的身體可能會出問題喔。」轉頭看向老爸「剛好我爹在這裡，我也有帶簡單的道具，要不直接現場處理一下？」

阿妙：「……嘍，乾安捏？」

張天峰：「就叫你甚麼像都別亂檢齁，你還供勒！」張天峰回頭看了一眼，頓時訝然失笑道。「沒正式請進來的像不能亂供你不知道嗎？」

阿妙：「……我想說，貔貅不是招財嗎？現在網路上不是隨便都在賣。」

張雲山：「那些賣的都是空殼啊，不供養當裝飾可能還好，但你若供起來就容易招歹咪呀住進去了。」

將筆、符紙、雷印等道具一一拿出給老爸。

「要招財的話還是要去大廟開光啦，雖然麻煩但為了身體健康就走一趟吧。」

阿妙：「啊～是這樣啊。好吧，長知識了。」

張天峰：「……給我幹嘛！這個這麼簡單的事情你來處理就好了吧！」張天峰堅決不接。

張雲山：「你兒子我不久前才被大蛇妖撞了而已，要是沒力驅不乾淨或是身上殘留的妖氣進了去，那阿爸你可能不就之後就要少了一位朋友了你說是不是？」

雖然浮誇了點，但是因為實在不想花多餘的力氣去除靈，有老爸使就使一下(?)

「自己的朋友自己救喔。」對老爸豎起了大拇指。

張天峰：「嗚……阿妙他命很硬，不會因為養了個孤魂野鬼就死掉啦！」

阿妙：「你很夭壽欸！話不是這樣講的吧！？啊你們不是都說不要隨意跟鬼產生因緣啥的，你快去處理啦！」阿妙推了一把張天峰。

MC：最後張天峰還是認命接過那些道具除靈去了。
但他盯著那雙貔貅看了一陣子，突然不知道想到甚麼，竟然說要把它們帶回去。

張雲山：默默對老爸翻了一個白眼
「你怎麼亂撿人家小動物。」
用膝蓋想都知道老爸又想搞什麼鬼了。

張天峰：「這才不是小動物！你說，在人家這裡白吃白喝要付點房租不是理所當然的嗎？」

張雲山：「那人家的房租怎麼是你在收？」
慢慢收拾好使用結束的道具們。

「你要玩我不會阻止你，但送佛送上西天、你有空就去幫阿妙叔求一對新的回來供吧。」

張天峰：「啊就、內個，現在就是要產權轉移嘛，所以房東就會變成我……阿妙，你有想供貔貅喔？你缺錢？」

阿妙：「張天師幫我請的，我當然要啊！」阿妙立刻順竿子往上爬。

張雲山：「那就這麼定了，這對貔貅交給老爸處置，改天再還一對新的給阿妙叔。」
把帶來的飲料喝乾淨後，順手撕開了封膜準備回收處理。
「要是一直沒收到新貔貅，阿妙叔你就直接上我家去敲我爸吧。
啊、借一下廚房洗杯子。」

阿妙：「啊哈哈哈！好喔，如果請了貔貅後沒有招財進寶，能不能客訴？」

張天峰：「客訴個屁！你沒那個命還怪我膩！」

阿妙：「欸不是啊，你們這些算命仙都說甚麼沒那個命來擋，那要你何用……」

MC：你轉頭走進廚房，就聽見背景音他們在一來一往地吵嘴。連喝茶都可以吵這麼兇了，真難想像這些阿伯喝起酒來會多吵鬧。

張雲山：洗完杯子丟進回收之後，為了耳根清靜也只能出去勸架。
「好了好了、兩位上了年紀就不要隨便動肝火。
你們前面聊天有沒有要繼續？沒有的話時間也不早囉。」比了比手機上的時間。

阿妙：「哎唷！吵到都忘記時間了，我晚上有飯局，那今天先到這邊吧！張天師要記得我的貔貅嘿！」

張天峰：「好好好，快滾！」張天峰擺著手說道。

阿妙：「甚麼快滾，這是我家……」

張天峰：「好好好，我滾……」

MC：然後你們就把那組貔貅捧著離開了。

要是寄宿在裡面的阿飄知道會是這樣的發展，說不定會十分後悔自己為何要貪圖那一點點的供品吧。不過一切都是命啊。

接下來幾天除了學業上的事務，局裡倒是沒甚麼事找張雲山去辦了。應該、暫時可以好好休息了吧，應該。

=====【幕間·張雲山】結束=====